

俗话说“七月十五枣儿红,八月十五落枣杆”,在北方,阴历七月到八月间,枣子从有一点点、到半红、全红,让人感觉到的是从青涩到成熟的金过程。这个时候,我总是想起故乡的那一片枣树林。

我的故乡在冀南一个不算小的村庄,听老人们说,在解放前,那片一百余棵枣树的浓密的林子,是一个地主的祖传家产,千姿百态的枣树中,树龄最长的可以追溯至清代同治年间。

上世纪50年代末期人民公社化后,一切生产资料归公社所有,实现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自然,这片枣树林也由老地主名下归了大队,成了农民们的共同财产。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提议下,将每年阴历八月十五确定为“打枣节”。

据老人们说,到了八月节,那个火爆劲就别提了。成熟的红枣挂在树上,沉重而鲜艳,透出大地饱满的喜气。这一天的下午,大人孩子们都走出家门来到这里:男人们用杆子打枣,红红的枣子扯着浅绿的叶子纷纷落下;女人们从家里拿来面口袋或者干脆背筐,头上裹一块儿毛巾,大大咧咧蹲在地下拾枣;

秋思

◎ 贾炳梅

当太阳如同大病初愈病人般探出头来,苍白刺眼的阳光令湿漉漉的银槐树叶,仿佛一夜白头的中妇,不为人知地褪去葱茏碧绿,呈现出一片银黄夹杂着零星的灰绿在簌簌摇曳。秋的絮语如同魔术师手中的指挥棒般踏着曼妙的旋律向我们款款而来。

天清云淡温风和面,万物逐渐平静安和起来,人亦不自觉地放慢步调,心境也变得愈发恬淡平和。

清凉秋风,时紧时慢地拂过树梢枝头,裹挟起脉络依然带着盛夏葱茏没有褪尽绿意的叶子,像一只即将离世的蝴蝶在空中盘旋,飞舞,以绝美的身姿划出优美的弧线,恋恋不舍地道别朝夕相伴了三季的枝头,在生命终结的最后时刻,随着风儿飘向远方,感悟体验飞翔的惊险与欢乐,去聆听一个充满梦吃般的季节故事。

即使,处处充溢着别离的伤感,但不可否认,秋天注定是收获的季节。且不说金黄的柿子在浓密枝叶间摇曳,一颗颗鲜红的山楂衬得片片绿叶更加葱茏;更不要说田间地头那咧开嘴在老成得有些枯黄的玉米杆上微笑的玉米棒,满怀期待地等待主人的采收;单见那刚刚被拔起堆满地头依然绿油油的叶蔓前,一堆堆被翻出地面来不及抖落泥土,如同半遮半掩新娘娘般的红芋,就足以让人心生欢喜,忘却离别的忧伤。

秋的絮语兜兜转转,从随风飘舞的落叶到满目累累果实,从浅绿到深红,从苍翠到金黄,从长空空落到蒹葭瑟瑟,在心上瘦成一首诗一曲古筝萦绕呢喃,令我留白许久的心情,也随着通透、温润、充盈,不自禁地追逐着诗情画意温情脉脉的娴静秋色游走,缱绻。

世间的事总是充满悖论,收获难免意味着终结,喜庆总是伴随着别离。无论是飞舞的落叶油绿的茎蔓,亦或是红的果黄的籽,在这不一样的季节里,用它们极尽的灿烂让秋日的大地五彩斑斓而丰满,但这种伴随着衰亡和终结的璀璨,终究让人感伤,随之而至的沉寂乃至荒芜又将孕育出怎样的新生命?

是的,我们必将在衰亡别离中收获果实,在喜庆里接受忧伤,在荒芜中种植希望。我们始终相信,生命的姿态在历经春的萌发,夏的热烈葱茏,极尽舒展之后,枯萎是必然,离开亦非偶然。我们亦明白,曾经青涩过,热烈怒放过,悄然谢幕和离去才符合自然规律。我们更懂得了,有得就有失,有生就有死,犹如月圆月缺,花开花谢,四季更替,世界才会永远五彩缤纷,所以,我们永远满怀希望。

金秋玉米香

◎ 李永海

秋天来了,地里的苞米渐渐成熟,又到了金秋时节。看着这些一颗颗籽粒饱满的玉米棒,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几时的岁月。

在生产队里的那会儿,家家户户的粮食都比较紧张。家里劳力多孩子少的人家,粮食还勉强够吃。谁家谁家的孩子多,劳力又少,那么不用问,他家的粮食根本就接不上气儿。

我家有八口人,上有巴年迈的爷爷奶奶,下有我们一帮未成年的孩子。家里只有父母和大姐三个人是劳力,所以家里的粮食根本就不够吃。

在春天里,榆树上有榆钱时,母亲就会带上我们几个半大的孩子,拿上篮子和袋子,到西山坡去撸榆钱。那时候我还小,只能站在树下看着哥哥们蹬在高高的树枝上往篮子里撸榆钱。

母亲把我们撸来的榆钱洗干净,用清水洗一下晾干,然后放到盆里加水加少量的玉米面和适量的盐,用手搅拌均匀再放在笼里用火蒸。

不多时,锅里就飘出一股清香,那是榆钱和玉米的清香。母亲把蒸菜浇上蒜汁和炸好的葱花油,先给爷爷奶奶盛上,再给我们每人一碗。我们几个人接过母亲给的蒸菜后,会狼吞虎咽吃的一扫而光。

后来日子渐渐好些,大家最常吃的就是玉米面做的馒头。拿上一块金黄的窝窝头,端一碗黄糊糊,配上一块白萝卜疙瘩。来到门口的大树下,大家各自找个合适的地方坐下,一帮人就形成了一个饭市。

无论是早饭,或是中午饭,还是晚饭,大家都会端着碗,到门口去凑热闹。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聊的海阔天空,也聊的甚欢,那滋味却是其乐融融。

后来,有了责任田,每家每户都分到了大块的田地。家里的粮食也自然就多了起来。这时母亲会想着法子给我们做一些好吃的。

母亲做的发面煎饼,是我最爱吃的一种。母亲在大盆里加些玉米面和白面,加适量的盐和葱花,再往里加些发酵粉。等把面发开后,把整子烧热,里面抹上油,等整子热了用勺子往里加面糊,盖上盖闷上一会儿就好。当母亲把整子上的盖拿起时,一股玉米香,带着香喷喷的葱花味就会扑鼻而来。

过去的岁月给我留下了太多的回忆,难忘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往事的点点滴滴,都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又到了金秋玉米飘香的季节,让我不由得又想起了母亲……

怀念故乡的打枣节

◎ 刘荣昌

顶梢上几处树枝的枣,杆子够不到,这时,便会有一个两个孩子脱下鞋,像猴子一般攀上树尖,一把掰下那带着几粒或者十几粒枣子的小枝子,顺手擦下红枣放到自己的裤子兜里,然后又顺着树干快速滑下来。

在这一天,枣子是可以随便吃的,只是不许带回家。无论是打枣的男人、拾枣的女人,还是唠嗑的老人、乱跑的孩子,他们都时不时往嘴里放上一颗枣,甜蜜地咀嚼着。

枣子打得差不多了,有几个细心的老太太,还会再到里面转一圈,他们是看看有没有没拾干净的或者仍被留在树上没打下的。

接下来是分枣。支书招呼大家排好队。大堆大堆的红枣,在法院里等待着检阅。不知哪位好热闹的年轻人,把队部的两面红旗也拿来,插在了高高的枣堆上,显得很气派、

很庄严。

会计噼里啪啦扒拉着算盘珠子,几个小队长负责称重分枣,一百来号人排起了长龙。

不知不觉天暗了下来,支书让人点上两盏汽灯。顿时,场院上一片通明,飞虫在灯火烟气中玩着他们自由飞翔的游戏。人们显得很兴奋,相互间说着甚至开一些粗鲁的玩笑。

各家的壮劳力把分到几十斤枣子背回家,剩下的工作就是妇女们的事情了。在乡下,红红的枣子除了平时可以用作哄孩子或者招待客人的美食,过阴历年时要蒸面食,是可以派上大用场的好东西。

上世纪50到70年代,农村人的生活虽平静安逸,贫困确实无刻不在。饥谨,在今天看来很陌生的词,在那个时候是困扰故乡的人们的大问题。而恰恰是这一年一度的红枣



雾锁深秋 ◎ 朱维林 摄

我家的麦子囤

◎ 李会忠

至今和发小聊天,他们仍会提起我家的麦子囤(用芦苇或荆条编成或用席帘围成放粮食的器具),他们对我家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家的麦子囤。

我家的麦子囤是用芦苇编的宽一米二二的长条状席片围成直径三米多的圆圈,它占据了我家西边那个窑洞的三分之一空间,每到忙罢时节,也是我家麦囤最丰满的时候,他像一座小山坳,威严坐落在窑后面,向窑后掌那一排十几条翁炊耀着自己无与伦比的容量。

记得小时候,因为有麦子囤的原因,我家的老鼠特别多。每到人们休息的时候,老鼠们就会拖儿带女,三五成群地来偷吃麦子,有时还会发出吱吱的嘈闹声,甚是讨厌。为了消灭掉老鼠,我也替父母想了好多办法。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我在麦子囤里插两支棍子做个支架,把筛子倒扣着用绳子吊起来,绳子的另一头绑在炕墙上,当听到老鼠进了囤里正偷吃麦子时,突然放掉绳子这头,筛子瞬间落下,有时会罩住好几只倒霉的老鼠,看着老鼠们惊慌失措的在筛子里东碰西撞,做着无用的挣扎,我会兴高采烈的看上好长时间。为这也得到过父亲的多次夸奖。

我家的麦子囤,装载着麦子,装载着我童年的快乐,也装载着父母的汗水和辛勤劳作。我家人口多,在哪个没有机械化的年代,父母要付出比人家好几倍的辛劳。父亲除了经营好生产队分给我们家的地的同时,还开垦了许多荒地,这些地都用来种了麦子。因此每年夏收,我家总是全村最后一家收完,同时也是全村麦子产量最多的一家。父亲是种庄稼的能手,他种庄稼是认真的,他常告诉我们,做地和做事一样,要实实在在,你哄(hōng)骗地一时,地也会费

霜降秋收忙

◎ 江初昕

过了霜降,秋天已经进入了尾声。农谚“收秋抢秋,不收就丢”,除了白菜萝卜,所有的瓜果果蔬,都要赶着在冬季来临之前收回家中。这个季节,乡村里四处弥漫着香甜的味道,农村的人是忙碌,肩挑背驮把田地里成熟的粮食、瓜果住家中运,历经了春的雨水,夏的骄阳,秋的露珠,终于等到了收获的季节。

满载的晚稻沉甸甸的,黄灿灿的稻谷在秋风的吹拂下,一起一俯,芳香四溢,和着秋风,香满了整个田畝,香满了整个季节。稻子熟了,乡村便热闹起来。人们拿起镰刀,挑着农具,在田埂间来回走动,田间地头到处一片热闹繁忙的景象。男人们头戴草帽,俯下身子,手持镰刀,“嘿味、嘿味”割下的一排排、一茬茬的稻子。女人们跟在男人身后,捧起一把把沉甸甸的稻子,走到打谷机旁,后生们接过送来的稻子,一边往机箱里送,一边脚踩着踏板,“嗡嗡、嗡嗡”声中,金黄的谷子瀑布似的流向谷仓。

大豆鼓胀着豆荚,秋风四起,哗哗作响,农人收了去,晒着院子里,经过太阳晒照,整把豆禾都便干枯了,上面的豆荚也变得格外的滚圆。太阳下,冷不丁的“啪”的一声响,豆荚炸开,几颗调皮的黄豆随地而滚。晒了几天,就可以打豆了。事先在地上垫上蔑席,把豆禾放在上面,妇女们头上系着头巾,坐在小板凳上,大家手持一根小木棍轻轻的敲打,豆荚便纷纷绽开,圆滚滚的豆子四处乱蹦。

砍下来的芝麻,立着打捆,运到晒场里,也是头朝上互

节,不仅让人们解了馋,还有了盼头。

70年代末,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分田到户了。村里人有的说,既然土地和农具都可以分,这片枣树林应该也分给各家各户。但有的人极力反对,认为全村的人每年都要在这里过节,如果真的分了,实在舍不得。最后,大队支书拍板:保持现状。

时光进入到了21世纪,农村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使农民彻底告别了农耕时代那样的生产方式。在我的故乡,很多土地被种田大户承包了,乡下的中青年男人很多都到城里打工,有的甚至在城里安了家并已经生育女。

而到了八月十五,他们能脱身的都回来,聚在一起,吃吃喝喝,说着各自的经历和今后的打算。打枣节这一天,依然是全村出动,男人打枣、女人拾枣;老人聊天、孩子嬉戏。依然是排队分枣,只不过,现在不用大杆秤,也不用点汽灯了。

打枣节俨然成了村里的春节。饥谨的日子里,枣树林给村人的是吃饱肚子有盼头,温饱已不再是问题的时代,枣树林给村人的无疑和谐团结。

秋日清晨

◎ 丁厚银

时间飞逝,转眼就是深秋。早上起来,我仍和往常一样到外面去散步,心里面一直牵挂着小路边的那些栾树,因为有秋的装饰,那些曾经不算起眼的栾树此时奇异科幻了不少。

每一棵春夏期间葱茏欲滴的栾树入秋以后叶色慢慢变黄,果实紫红,形似灯笼,十分美丽,衬托着树冠千余个灯笼果的艳丽,尽是姹紫嫣红的艳丽,宛若一条彩色的长龙,委婉延伸在街道两旁,街景美艳着道路景观,它那独特的树形和树冠,不仅美化了居民的生活环境。同时,也美艳在人们心里。

走出大门,身体不由得打了个寒颤,这才发现天气明显比前要凉的多,吸入肺腑的空气像冷饮一样,在胸腔里流窜四散,汗毛竖了起来,鼻子也跟着酸胀,俨然有点初冬的意味。几片梧桐树叶在秋风中缓慢坠落,似乎带着对枝头的无尽留恋,下坠的过程飘摇而犹豫。

小区外面的围栏上,曾经流溢成一道绿色瀑布的爬山虎藤蔓,此刻也变成了红色的海洋,于微风中掀起一波接一波的赤浪,在寒冷的清晨里,给人一股微微的暖意。原来,经过风霜的绿叶,洗却青涩,竟也如此明艳动人。不知谁家的小狗儿,欢蹦着窜出来,快活地嬉戏、追逐着。马路上,几只鸽子正悠闲地踱着步子,不停地在地上啄着什么,认真而投入。

几个上早班的人,正步履匆匆地赶往附近公交站台,那里已经有好几个人正不时地往公交车驶来的方向张望着。一位穿着橙色工作服的清洁工已经结束了清晨的工作,正在整理着工具,布满沧桑的脸上,盈满了水滴,不知是汗水还是秋晨的露珠。

穿过马路,拐进旁边的一个菜市场。六点多的菜场外面已经人山人海,城管还没上班,路边地摊上,满目玲琅的蔬菜,凌乱的摆在地上,等候着人们的挑选。前来卖菜的,大多是附近郊区上了年纪的老人们,他们天还不亮就从家里将新鲜的蔬菜运到城里,在路边吆喝起来,那些还沾着露水的蔬菜和瓜果,清灵灵的,又新鲜又便宜,惹人喜爱。买菜的大多是年轻的家庭主妇或者上班族,他们提着篮子或者拖着买菜的小车,在那里精心挑选,讨价还价,为全家一天的生活做着准备。选好菜后,称重、装蓝、付款。结账也很方便,大多是扫微信或者支付宝,基本没有使用现金结算的,再也不怕收到假钱了。

等到七点多钟,城管开始上班,路边卖菜人的菜估计也卖得差不多了,人员开始陆续撤退,即使剩下一点,他们也会亏本甩卖,然后提着空袋子,心满意足地开始往家里赶,因为家里还有等着吃饭的一家老小和家禽家畜,吃完饭还要到地里去干活或者准备明天要卖的东西。

菜场内,那些固定的摊主们,也开始手忙脚乱地一边上菜,一边招呼着自家摊位上的主顾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早餐店内的蒸笼上冒着热气腾腾的白烟,空气中飘荡着诱人的肉包香味……

撞身取暖

◎ 方钰霆

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环境或者气候的原因,小时候的冬天总是感觉特别寒冷,虽然地处长江南岸,每到冬季总是冰天雪地、天寒地冻。又因为家境贫寒,棉衣棉裤并不多见,棉被倒是有的,但垫褥都是稻草铺设而成。

我们上学如果遇到大雪天气,每个人都会做一个火葫芦,用铁皮盒开一个孔,把点燃的木炭放进去,以此取暖,家境好一点脚上穿的解放鞋,差一点的就是大人穿破的鞋把鞋底取下来用芦苇编制鞋面的草鞋,如果雪太大或者结了冰,我们还会用几根木棍自制高跷,踩高跷上学。而在课间,则很多同学围在教室角落,撞身取暖。那时候教室都是土墙,只有窗和屋顶用一些青砖,还有四角的墙柱,底基都是大青石的,漏着很大的缝;窗户很多都是没有玻璃的,好一点的就用塑料布蒙一下,即便如此,依然四面透风。教室里是一些土台子,支着水泥板,就是课桌了,手抚上去,真得冰凉啊。

每当课间或者中午,我们就躲在墙角,你挤我我挤你挤成一团,既是游戏也是取暖,胆大的女生也会加入,比如我的同桌,经常把我的手赶出“三八线”的那位。又或者,按年级、班组成立“斗鸡”队,用双手把一只左脚或右脚盘起来抱在怀里,使劲往前蹦,以撞倒对方者为胜者,短短的几分钟我们都汗流浹背。想想也是,一大群熊孩子在教室或者走廊上碰碰碰撞撞,跌倒了爬起来继续碰撞,所获得的快乐远比温暖要多一些,这也是现在的这个时代孩子们根本体会不到的。

对于食物的取得也是如此,虽然明面上获取的食物很少,在餐桌上从没吃饱过,大人们也因为孩子太多以及实行大集体靠工分分配无暇顾及,此时的树林、河流和湖泊就成了我们天然的粮仓,靠着两根橡皮筋和一根树枝,我们做成弹弓在秋、冬季就可以上山打鸟、野鸡、野兔,斑鸠经常被我们追的满山跑。实在没抓到这些野味,我们就去生产队的防空洞,偷一些来当种子的土豆或者红薯,生一堆火就能解决吃的问题,当然不敢多拿,拿几个就行。

有时还在冬天下野湖挖莲藕,根本就不怕冷,用大石头砸开冰面,再拿铁锹挖个几十公分准能找到一长串的莲藕,不论用清水煮还是用野鸡煮都是美味。而在春、夏季则下水抓鱼,不论是水田里的泥鳅、鲫鱼,还是水塘里的鲫鱼、黑鱼,都是我们的食物,也不知道是不是大人们只管种田,水里的鱼类根本没人捕捞,随便一条小水沟或者一口小水塘,都有很多的野生鱼,用竹簸箕就能轻松捞到很多。比如,那年在冬天的鸡公山渔场,为了捡鱼脚,在冰天雪地只穿一条短裤下水捡鱼。

稍稍长大后,因热爱看书,常常一个人放牛手捧小人书,沉浸在书中人物的故事里撞身取暖,幻想自己成为齐天大圣,成为过五关斩六将的关云长,成为打鬼子的八路军。而随着不断的升学,我们又以考试的分数和掌握的知识不停地往前冲撞,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进入社会以后,又衍生出更多的经历和故事。20出头为了学习只身一人独闯京城,因不谙世事至头破血流落荒而逃;后南下打工,几个馒头过一天,见到城管就撒腿跑,冒着收容遣返甚至生命的危险,仅为博一个温饱;所有的这一切,不都是撞身取暖吗?而我们就在不停的撞社会身取自己暖的过程中使自己强壮、长大。